

往事悠悠

年关将至思双亲

□陈桂娥

下班路上,遇见南街的大叔。看见他拿着红彤彤的春联,心里不禁咯噔一下:“叔,这么早就买春联了?”

大叔看我愣着的样子,哈哈笑着:“三嫂,怎么忙得忘记初一、十五了!”

我恍然大悟:“叔,今天要不是遇上您,我都没意识到又要过年了!”

大叔感慨着:“时间过得快啊!一眨眼今天都腊月初七了,再过个二十来天就是年喽!”叔说着已走远。

望着他的背影,一股暖流涌上心头,脑海里渐渐浮现出爹娘忙年的画面。

记得小时候,爹娘忙完年前地里最后的活儿,爹会从集市上牵回一只小羊,娘每天细心喂养着。

等到进了腊月门,北风猛烈地吹着,我们冻得腮帮子发红生疼的时候,数数指头,我们就知道再过不久就是年了。爹娘也开始忙碌起来。大清早娘忙着和面蒸年糕,爹则忙着置办年货,我和小弟围着爹,看着爹买回来的鱼和肉,心里美得跟喝了蜜一样甜——过年真好,可以吃鱼吃肉了!

忙碌了一天,娘也蒸好了年糕,看

着又白又香的年糕,趁着娘没看见,我偷偷拿了一个,不管烫不烫,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娘看见后嗔怪:“你看你,跟个馋猫似的,慢点吃,别烫着!”爹哈哈大笑:“咱家就三嫂嘴馋!”

又过几天,我们还在梦里,爹起个大早,把娘喂得胖胖的小羊牵到院子里宰了,等我们起床,爹已把宰好的小羊收拾干净。看着被爹宰杀的小羊,我心里虽然有些难过,但想到可以吃到鲜美的羊肉,内心的不快顿时烟消云散。

爹砍了几块羊骨头放在大锅里,把炉膛里的火挑了挑,又加上几块柴木,娘一边收拾盆子一边说:“今天烧了这么多的火,晚上能睡上热乎炕了!”

天渐渐黑下来,爹把买回来的鱼和肉以及收拾好的羊肉,放在院子里的纸壳上,扣上一个大竹筐,再把竹筐上压一块大石头。爹拍打拍打双手,回头对娘说:“这下应该保险了。”娘围着竹筐看了看,还是不放心:“今晚大家睡觉都别太实,好好听着外面的动静,别让猫叼了去!”

除夕夜,点上煤油灯,一家人坐在

热乎乎的炕上,吃着娘做的香喷喷的年糕,喝着爹烧的又香又鲜的羊骨汤,那份幸福,至今难忘。

日子过得忙忙碌碌,数数还有二十几天就过年,心里突然就有了一份期盼。盼望过年,不再是小时候盼的那份吃好饭、穿新衣的快乐,而是一份安逸悠闲,还有静坐窗前对爹娘的深深怀念。



娘打的年糕

□杨业君

娘常说,“吃了年糕,步步登高”。所以,小时候过年,再忙再累,娘也要想办法打年糕。从她打年糕开始,家里的年味就一天比一天浓了。

每年一进腊月门儿,娘就开始张罗着打年糕,她用大木槌反复敲打出来的年糕,特别筋道、密实,在晶莹剔透中透出一种傲骨神韵,似乎是娘要表现一种岁月的情愫和生活的真谛似的。但这年糕是一定要等到除夕夜的时候才能粘到牙的,年年如此。所以,我童年的岁月里,留下了“除夕夜吃年糕”的深刻记忆。

娘为什么一进腊月就开始张罗打年糕,我是稍大以后才懵懵懂懂地明白了一二,因为她要把村里所有亲戚家都讨个遍,才能打得成年糕。虽然娘说“百家米打的年糕才灵验好吃”,但亲戚

们其实心里都明白,那是因为我们家里无米可打,娘为了讨“百家米”找了一个借口而已。

娘没上过一天学,但打的年糕却是全村无人能比的,她对此很自豪,因为她打年糕的手艺是从姥爷那里传承下来的。最终,美味的年糕成品“问世”,尽管娘嘴里说着“家里还多着哩”,但把打好的年糕给每家亲戚都送过一些之后,我家除夕夜能粘到牙的就只剩下爹的拳头大小那么一块了,分给我的更是只有“一丁点”,我本想一口吞下去,最终却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夹起,有滋有味地“吮”上半晌,好像非要把娘的全部操劳和心愿,都吞到嘴里咀嚼品味一番,才能记住这年糕的味道。

娘打的年糕,洋溢着岁岁平安、步

步登高的吉祥祝愿,已经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。年糕糯牙粘腮的那种温暖和亲近感,恰似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,实实在在地透着孩子对娘的依恋。因此,除夕也成了我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,娘也把“吃了年糕,步步登高”的中国年糕文化播进了我幼小的心田。

几十年过去,当下的年糕市场已是花样翻新,种类更是名目繁多。超市里的年糕琳琅满目、包装考究,可以说是“只要有钱,什么样款式的年糕都能买到”。但在我的心里,那些都比不上娘用大木槌反复敲打出来的年糕。娘打的年糕,粘住了她对亲人浓浓的亲情和深深的祝福,粘住了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。“吃了年糕,步步登高”让我记住了生命中最甜美的味道。

春节的精灵

□王可菀

早上打开房门,厚厚的积雪堆满了院落,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美丽世界,冷冽的空气中弥漫着冰雪的甘甜,我的心情无比激动——瑞雪兆丰年,春节马上要来了!

从小就喜欢堆雪人的我,碰到今天这样的好机会,自然要赶紧约好朋友若琳一起去堆。院子里静悄悄的,风夹杂着雪花慢慢飘下来,轻轻落在我们的身上,我俩跑来跑去,开心地吃着雪花,好清凉的味道!我们找到一个堆雪人的好地方,我负责寻雪,用铲子把雪铲到桶里,然后运过来堆成一堆。由于我干得卖力,雪堆很快就变高变大。若琳负责把这些寻来的雪滚成大小不一的雪球,然后制作雪人。不一会儿,我的脸和手就被冻得又麻又痛,鼻涕也不禁流了出来。

“若琳,你的手是不是也很麻呀?”

“不麻,但很疼。”她答道。我跑过去仔细一看,她的手背上竟被冻裂开好些细小的伤痕,微微渗出了血迹。

“太冷了,我们回家吧,你的手都被冻伤了!”我有些担心她。

“不要紧,我们不能半途而废。再坚持一下,肯定能堆出一个漂亮的雪人!”若琳坚定地对我说,红红的鼻头高地仰着。

一个多小时后,一个可爱呆萌的雪人展现在我们眼前,我和若琳开心地拥抱着,很有成就感地欣赏着“新朋友”,随后跑回房间拿了黑色纽扣、胡萝卜、帽子、围巾等,在细节处将它装点好,让它慢慢变成一个漂亮的孩子。它似乎活了起来,充满蓬勃的生命力。我们给它起了个应景的名字:春节的小精灵!

若琳靠在我的肩头,笑嘻嘻地问:

“还冷吗?”

我摇摇头:“幸亏没有放弃我们的小精灵!”晨曦照在雪人的眼眸上,那双眼睛神采奕奕。

“进来喝杯姜汤吧!”妈妈在窗边向我们招手,我和若琳跑进屋里,厨房里炉火跳跃,黑糖和冰糖的甜蜜夹杂着姜丝的鲜辣,满屋的馨香令我们感到幸福和温暖。

“妈妈,小精灵如果能和我们一起过大年夜就好了!”离除夕还有些时日,我担心雪人会离开我。

“你们已经把它带来感受过人间烟火了,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时光,总会再相见的。”妈妈微笑着回答。

窗外的雪人静静地凝视着这妙不可言的世界,鸟儿们也唧唧地叫不停,枝叶间响彻着颤动的、喜悦的欢唱。

琅琊放歌

岁末抒怀

□贾永明

缕缕炊烟绕着风,绕过山
包裹起你身上的风尘
宛如一支狂草的毛笔
在黄昏里,挥洒自如

可以把它看成一根线
牵着你奔跑
曾把它想成门前的河
流淌着乡音和童年

麦子、玉米、花生等谷物
酿成家的味道
站在山坡上,喊你回家

沉沉浮浮,宛如走过的人生路
不必低迷、失落
一直举着信仰的火把

人间烟火,读出多少亲切
不知从左还是右
家乡其实都记着你的名字

剪不断,也量不出谁的长短
煮一壶酒,放上炕头
那种叨念永不变味

流水的光阴

□董芹芹

季节的衣裳一件件脱落
大沽河已经枯萎
成了月亮里的一粒音符
雪花在原野上点燃白色的火焰
村庄在大雪的搀扶下慢慢躺下
季节的纤绳把岁月拉向纵深
腊月,在雪里出生、生长
在雪里闭上瞭望之眼
像一个人快速长大和衰老
母亲的身影在水塘边晃动
白发又多了一些,眼神里有了浑浊
流水带走母亲的青春,也改变了我
我把母亲的青春凝固
锻打成梦里的光

故乡的冬天

□单宝剑

故乡,其实是个有温度的词
它的温度存在于春夏秋冬的
每一页日历里
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季
也有暖暖的冬意
隐约于此
要不,怎么会有那么多游子
睡梦里,都喜欢回到那里栖息

故乡小河里结的冰
温暖了多少少年的惊喜
故乡村边的那些雪地
是每一个故乡人永远走不出的
温暖的记忆

故乡的寒冷
是故乡人无法比拟的珍惜
因为再冷的冬天
都会被那准时升起的
缕缕炊烟
温情屏蔽